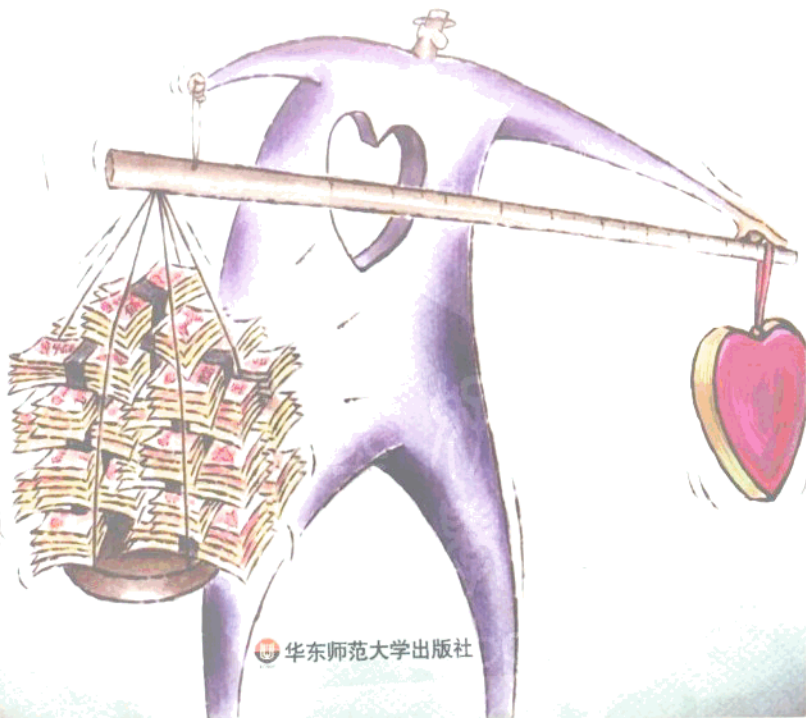


· 感动农民书系 ·

感动农民的 68个法制故事

总主编◎滕刚 主编◎沈祖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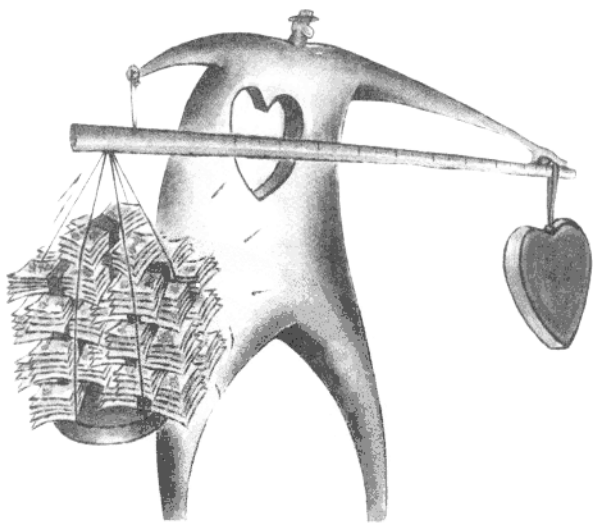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感动农民书系 ·

感动农民的 68个法制故事

总主编◎滕 刚 主编◎沈祖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动农民的68个法制故事/滕刚总主编. —上海: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感动农民书系)
ISBN 978-7-5617-6826-6

I. 感… II. 滕…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8932号

感动农民的68个法制故事

总 主 编 滕 刚
主 编 沈祖连

总 策 划 尹全生 黄 棋
统 筹 海 逸
策划编辑 王 海
文字编辑 褚志远
执行编辑 刘 婧
封面设计 李彦生
版式设计 高燕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江苏省南通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32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一次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826-6 / I · 562
定 价 14.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目 录

第一辑 屋顶传来鬼叫声

- 2 遗腹奇案/郭华悦
- 7 三问破命案/张晓枫
- 9 私奔疑案/杨永汉
- 15 奇特的谋杀/陈永林
- 17 龙门凶宅/张鸣跃
- 23 舌头案件/何葆国
- 25 铁布衫/周海亮
- 29 蝴蝶的秘密/刘自忠
- 34 生死追逃/张爱国
- 36 绑架/乔 迁
- 39 屋顶传来鬼叫声/吴宏博
- 43 神秘的保险箱/吕金华

第二辑 让良心说话

- 48 贼授徒/郭华悦
- 51 枪神/韦延才
- 53 让良心说话/张国新
- 57 裁缝和小偷/郑向阳
- 59 投资吸引力/陶百军
- 64 义贼/曹宁元
- 67 这案难得断/尹全生
- 71 仇恨如洪/黄宁东
- 75 方向/陈力桥
- 78 狼性/尹全生
- 80 两个老汉一台戏/宾 炜

第三辑 小站来了个乞丐

- 88 眼睛/刘永飞
90 小站来了个乞丐/范大宇
94 窃贼定律/谢丰荣
97 五号病床/连俊超
100 再叫你一声哥/汝荣兴
103 扣子杀人案/刘崇山
106 义气/邢庆杰
111 不和市长争待遇/陶百军
114 芝麻开门/王兴莱
118 抢的就是警察/楚横声

第四辑 乡长带着去送礼

- 124 贾县长出使苦瓜村/刘万里
127 匪托/全波
131 阳谋/汝荣兴
134 幻觉谜案/刘文勇
139 劝贼行窃/柏裕亭
143 集市“法庭”/尹全生
146 城里的风流案/刘自忠
148 乡长带着去送礼/杨清舜
151 绝旅/陈力娇
153 不信你不来/吴宏博
157 请来的小偷/甘桂芬

第五辑 提把弯刀来上班

- 162 跪下/周海亮
165 盗取芳心/吕金华
169 娶个老婆是逃犯/尤秀玲
173 连环情杀案/刘文勇
178 一枝一叶总关情/邓耀华
181 拖出来的爱/郭华悦
183 天意/天空的天
186 执法者/刘清才
189 包公辞职/英 霆
191 提把弯刀来上班/李 蓬
193 我没有抢劫/一 冰
198 改过自新的人/郭华悦

第六辑 来自地狱的电话

- 202 惊心的照相/何葆国
205 袋中的头颅/刘自忠
208 来自地狱的电话/魑 鸣
212 鸟巢之谜/王明新
215 弄巧成拙/童树梅
219 追踪野猴/汤礼春
224 名画奇案/廖祖平
226 游戏/崔 立
228 最佳搭档/墨 村
232 最后一回/杨永汉
234 局长之死 /刘万里
236 魔袋/周 波

第一辑

屋顶传来鬼叫声

遗腹奇案

◎ 郭华悦

衙门深处，宋慈正在闭目小憩，一位衙役匆匆奔来：“大人，河上浮起两具尸体，请大人前往勘验。”宋慈站起身：“立刻出发！”

一行人连连催鞭，到了河边，地方上刚刚摆好尸棚。宋慈在公案后面坐定，问道：“何人最先发现死尸？”“禀大人，是一位村妇洗衣时发现的。”

村妇立即被传到公案前跪倒：“启禀大人，民妇今早来河边洗衣，不料远处漂来两件东西，民妇一见是尸体，就赶紧报官了。”就在这时，仵作已经验好尸体，前来禀报：“启大人，尸体两具，一大一小。小的是孩童，皮肉腐蚀殆尽，只剩骷髅；大的是女尸，皮肉完整，尸身鼓胀，均无明显伤痕。”

宋慈问仵作：“你怎么看？”“回大人，孩童只剩一把骨头，无法辨认，女尸口鼻中有大量泥沙，看来都是失足或者自尽而死。”宋慈不置一词，径自起身走向尸体，仔细检查了一遍。

就在这时，一个肥胖的男子带着两个人直冲进来，跪倒在女尸前：“娘子……”地保说：“大人，此人是本地的何员外，后面的两人，一个是管家何禄，另一个是何员外的大儿子何文，看来女尸就是他的娘子。”宋慈闻言，赶紧喝问：“何员外，这是怎么回事，据实报来！”

何员外犹自哭着，许久才答话：“回大人，自从小儿子何武五年前失踪后，娘子终日精神恍惚，前些日子突然失踪了，一直遍寻不着，没想到是跳了河。”

宋慈心下疑惑，如果是悲伤过度的话，五年前就应该寻短见了，

怎会等到五年后才想不开呢？他寻思良久，忽生一计，命人挖了一个和女尸长宽差不多的土坑，将女尸放在其中，拿衣服覆在尸体上，然后用土轻轻掩住，并捡了堆柴在土坑上烧。过了许久，命人重新挖出尸体，尸体已经温热，宋慈把酒和醋擦在尸身上，顿时显出一块一块的乌青。

宋慈在乌青上滴了一滴水，水滴凝住不流，他于是说道：“如果伤痕是远在跳河之前就被人打的，那伤处的皮肉应该已经恢复如初，光滑外凸，水滴就会流下来。可如果在跳水前被打，之后马上投入河中，由于伤处还没来得及恢复就断了气，伤处就会内陷，所以水滴才凝住。可见何夫人是被人打晕后，推入河中的。由于落水时呼吸尚存，所以仍会吸入泥沙，而且凶手是用甘草汁涂抹伤痕，使得伤痕隐匿不见，干了后，再将人推入河中。”众人听得连连点头。

宋慈接着问何员外：“你家小儿子身上有没有什么痕迹？”何员外想了一会儿，才说：“小儿曾从树上摔下来过，左臂骨折，后来才痊愈。”

宋慈赶紧吩咐人找来一口大缸，放满清水，加入盐和白梅，将孩童的骨骼放在里面，然后架在火炉上烧。水滚后，取出骸骨，只见上面出现了几条红色或者黑色的浅痕。宋慈分析道：“这便是骨头破裂的伤痕，骨头破损时，血液便会流入破损处，于是形成骨痕。”他挑出左臂的骨头，指着上面一条黑色的伤痕说：“这个伤处因为年月已久，所以骨痕是黑色的，应该就是小时候的骨折。可是其他的骨上散布着很多红色的骨痕，这是在临死前惨遭毒打所造成的。”

相隔五年，母子两人竟陈尸于同一条河！一名捕快问道：“如果男童是在别处受伤，后来又失足掉到河里呢？”宋慈微微颌首，从缸里舀出一碗热水，从男童头骨的脑门穴细细灌入，只见热水从头骨的鼻窍中流了出来。宋慈用手沾了沾水，继续道来：“诸位看，这流出的水中并没有泥沙，如果男童入水时还有呼吸，就会吸入泥沙，可见，男

童在落水前就已经断气了。两具尸身的胸前还有石头摩擦的痕迹，应该是凶手杀人后，用大石把尸身压在河底。要不是最近河水暴涨，冲走了石块，尸身不知何时才会浮上来。”

何员外听的大哭：“求大人主持公道！”可是据宋慈所知，何员外经常接济穷人，深得爱戴，不可能有仇人呀！线索到这里又断了，真是一筹莫展。

三天过去了，这天上午，一名捕快匆匆奔来禀告：“大人，何府昨夜起火，何员外被烧死了。众人忙了一夜，早上去报告二夫人的时候，才发现二夫人因为悲伤过度，也上吊自杀了。”

宋慈一怔，赶紧到了现场。到了后，带着仵作进屋验尸。仵作喝道：“尸身焦黑，手脚蜷缩……从种种迹象来看，初步断定是火烧身亡。”宋慈实在难以相信，他重新检验了一遍，并无新发现。随后又拨开死者口腔，发现两根门牙缝隙之间有几根很细的绸丝，用手按拨，牙根也有些松动。他连忙把白色绸丝拔出来，说道：“昨晚何员外和人搏斗过，这几根绸丝就是从凶手的衣服上咬下来的。”

“那怎么证明何员外是被打死还是被烧死的？”仵作问。宋慈笑了笑，让人绑了两条狗来，先把其中一条杀了，然后把一活一死两条狗扔进柴堆里，点燃柴堆。那条活狗拼命狂吠，死力挣扎，可没多久就被熊熊大火淹没。

过了好一会儿，火熄了。宋慈扒开两条狗的嘴巴，先前就被杀的狗的口中干干净净，可被活活烧死的狗，口中却有许多灰炭。宋慈道：“凡是被火烧死的，在火中挣扎、呼吸，一定要吸入许多灰炭。可何员外的口中很干净，说明他在失火前就已经断气了。”他又命人将尸首抬开，把那块地方清洗干净，然后用米醋和酒泼在地上。只见地上顿时出现了一大片鲜红色。宋慈道：“血流出后，立即会被地吸入，只要将米醋和酒泼在上面，就会原形毕露。”那片血迹一直往外延伸，一直蔓

延到二夫人的房间。

二夫人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进屋后，宋慈检查了一番，接着道：“你们看，如果是上吊自尽，绳套往上吊住脖子，勒痕就一定会经过耳后沿发际向上，可是二夫人的勒痕却是平平地沿脖子绕成一个圈。刚才我发现地上有迷药的粉末，还有酒菜的余迹，所以，何员外和二夫人是先被人用酒菜迷晕，凶手用绳子勒死二夫人，挂上房梁，造成自尽的假象。可何员外血气较盛，被勒的时候清醒过来，同凶手搏斗。凶手于是用凶器杀了他，接着一把火烧了，这样就可以让人想到二夫人是伤心过度才自尽的。”

众人心服口服，盘问之下，才知道何员外夫妇的酒菜一向是管家何禄负责。宋慈正想传问何禄，又有一人急匆匆跑过来：“不好了，管家被毒死了！”

宋慈大惊，赶到管家房里，何禄已经断了气。宋慈仔细查看一番，命仵作拿把刀，将何禄的小指齐根切下来，只见骨头都已经变成黑色了。他皱了皱眉头，说道：“何禄长期以来一直在服慢性毒药，刚才不过是加剧了分量，让自己毒发身亡。如果是刚才才服毒自杀的话，毒药蔓延的速度不会这么快，骨头应该是黄白色的。”

那他为什么长期服毒，宋慈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何员外的大儿子何文哭着冲进大门。他说，自己昨天喝了何禄送来的一壶酒后，就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在一间客栈里。几个一同回来的人也证实了，说是管家让他们把何文送到客栈里。何文悲痛欲绝之下，直拿头去撞柱子，血流如注，宋慈赶紧替他裹住伤口。

回衙门后，宋慈长吁短叹，仵作道：“大人，是不是还在为案子费神？”宋慈苦笑道：“何需费神，真相早已大白！你可记得，十八年前，何员外被一帮劫匪扣住，勒索钱银。后来，本官带着人马将劫匪扫清，又在地窖中堵住蒙着脸的劫匪头目和他的妻子。那个妻子扑上去护住

丈夫，结果背部中了一刀，当场死去，劫匪头目从此不知去向。后来我们找到何员外的时候，他已经平安无事，还带回来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就是何文。”

“大人，你是说……”“不错，”宋慈接着说，“当时我们以为那个妻子已经一尸两命，却没想到她腹中的胎儿早已足月，地窖里地气湿热，死人尸体涨满，骨节缝开，竟将胎儿从腹中逐出。我们当时正在追那个头目，想必何员外正好听到婴儿哭声，因此将他带了回来，取名何文。后来劫匪头目肯定回去过，发现尸体的异样，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他就混入何府，伺机报仇，他知道线索迟早会查到自己身上，如果真相大白，何文一定会遭族人唾弃。所以为了保住儿子，他早就服了毒，等杀掉何员外一家后，自己就自尽，将这个秘密永远带到地下。”

“那何文知道吗？”“唉，何禄这么爱儿子，当然不会告诉他。”宋慈顿了一顿，接着说，“其实，我刚才替何文包扎伤口的时候，手上沾满了他的血。后来我拿着何禄的小指，手上的血竟然渗入了何禄的骨中，这就是滴骨亲，只有亲生儿女的血才能渗入父母的骨中。我又用何员外的骨做了试验，果然滴不进去。”

两人长吁短叹，隐隐约约中，宋慈似乎看到，那个叫何禄的管家，正一脸微笑地看着何文，逗着他，想方设法让他欢喜，让他开心……

三问破命案

◎ 张晓枫

枫园小区一幢居民楼里发生了一件人命案。死者是一位独身的中年妇女，她有几家店铺，很有钱。遇害者家里的现金被洗劫一空，显然作案者是谋财害命。经化验，这个妇女是被人在茶杯中放了毒，中毒而死的。门窗没有被撬的痕迹，可以确定是熟人作案。作案者事前做了精心的准备，现场没有留下多少有用的线索。市公安局刑侦队即将退休的老队长宋雷亲自出马，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为自己的刑侦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宋雷他们从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查到了三名和她通话频繁的年轻男人，经过一番调查，他们有作案的嫌疑，宋雷决定从他们身上取得突破。这三个人分别叫王林、赵磊、李江，都是死者的客户。

宋雷马上传讯了这三名男子，而且出乎意料的，宋雷竟然同时在一个屋子里讯问他们。宋雷说你们知道了，我让你们来，是因为你们和遇害者有关系，而且，凭我的直觉，你们三人中有一个人是凶手。我们的政策大家是清楚的，坦白是能够从宽处理的，现在承认了还算自首。说到这儿，宋雷停顿了一下，见他们都不吭声，就接着说，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一定要如实回答。否则，即便不是你干的，也少不了麻烦。

宋雷说，第一个问题，你们去过死者的家吗？三人都说没去过。宋雷说，狗这种动物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它们爱冲人叫，但是如果熟悉了，它就不叫了。我想试一试，把死者家的狗牵过来，看它冲着谁叫不冲着谁叫，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它不冲着谁叫，谁就撒了谎，

谁的嫌疑就最大？赵磊说，这怎么能行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李江也反对，这太草率了，我不同意。王林最后表态，也不赞成。

宋雷说，既然大家都反对，那就算了，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死者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个烟头儿，可能是凶手留下的，现在把你们身上的烟拿出来，谁的烟牌号和那个烟头儿的牌号一样，谁的嫌疑就大一些。王林马上拿出了自己身上的香烟，赵磊和李江则有些迟疑，但最后还是拿出来了。宋雷把三盒香烟放在了一边，说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说。

宋雷说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据我们侦查，昨晚那个作案者和死者在一起过夜了。你们一会儿把衣服全部脱掉，看上面有没有女人的毛发之类的东西，谁身上有谁的嫌疑大。赵磊和李江又是面有难色。王林说只要能证明咱的清白，这有什么呢？赶快检查吧，对我们做生意的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呀！

宋雷站了起来，对赵磊和李江说，耽误了二位的宝贵时间，你们没事了，王林留下来吧，我想他应该是作案者。王林说，凭什么呀？有你这样破案的吗？宋雷笑了，你已经不打自招了，我们剩下的事情就是搜集证据了。王林说，我招什么了？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还有没有王法了？宋雷说，我说让把死者家的狗牵来查找凶手，他们两个都立即表示反对。这的确是个玩笑，他们两个反对得很有道理。而你知道死者家中并没有狗，知道这是个玩笑，在他们两个表示反对后你才表示反对，你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第二个问题你也落进了圈套，你并不吸烟，你知道死者家中即便有烟头儿也是死者扔下的，她吸的烟牌号和你的不一样，所以你马上拿出了身上的香烟。他们两个怕有巧合，有些迟疑，这是人之常情，你违反了人之常情。第三个问题，我让检查衣服，你当然要换掉作案时换的衣服了，你的衣服上可谓是一尘不染，你当然不怕检查。他们两个按常理应该和自己的老婆睡在

一起，有女人的毛发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他们有些担心。

宋雷说到这儿，王林头上开始冒汗，神色也有些慌张。宋雷说，当然，凭这些还不能认定你就是作案者，你要是拒不承认的话，我会拿出更多的证据的。你虽然是经过了精心策划，但你毕竟是第一次作案，不可能不留下线索。你不是我的对手，我希望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这样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王林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私奔疑案

◎ 杨永汉

一天，有位唐州客商来到棘阳县南五十里地的孙家冲收购皮货，眼看天快黑了，他来到庄西头一户人家，想找个住处借宿下来。这家主人名叫孙云奇，外号孙大头。甭看这孙大头个矮貌丑，却娶了一位相貌俊美的娇妻。一听外地客商好话说了一大堆，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忙把西厢房腾出来，让这位外地客商将就住上几日。

这位客商名叫姚连，自从住下之后，每日里早出晚归收购皮货。直到第五天傍晚，他即将离开孙家，从集市上带回一些酒菜，交给孙大头的老婆崔娇娣收拾几个菜肴，便和孙大头开怀畅饮，二人不免都喝高了。

第二天一早，酒醒过来的孙大头起床一看不觉一愣，客商姚连不辞而别，而妻子崔娇娣也不见了踪影，不用说，自己的老婆肯定被这

个客商拐走了。他忙找来几位近门弟兄四处寻找，却无一丝踪迹。这回孙大头可真是悔青了肠子。

六个月眨眼间过去，始终没有得到崔娇娣的一点消息。

这时已是初冬，一天上午，孙大头碰到临村黄沟的货担黄老五，说他游乡到百余里外的唐州西边的柳溪镇附近，听说一家大户主人，最近纳了一房小妾，模样俊俏漂亮，可说话却是棘阳口音，很像孙大头的老婆。

老实善良的孙大头，自从老婆被人拐走后，一直是食不甘味夜不成眠，他听了黄老五透露的消息，决定前去探听个虚实。

路上走了三天，孙大头来到了柳溪镇一个叫项树湾的村庄。眼看日头落山，他糊里糊涂敲开一家大门想说说好话借宿一晚。出来的是一位管家，听了孙大头说明来意，他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才推辞道：“对不起，客官儿，俺家主人有事外出，家里都是一些女眷和小孩，在这里住下恐怕多有不便，你还是再另找一家吧！”

眼看天黑夜冷，孙大头抱着身子打了个哆嗦没有挪步。等了一会儿，那管家隔着门缝看到这个外乡人还没有走，只好又开开门，将这个可怜的外乡人让到了大院内，叹息一声说道：“好吧，看你怪遭孽哩，先进来吃些饭。等一会儿，如不嫌弃，把大门外的车棚收拾一下，将就着住一晚吧。”

此时，初冬的风寒冷刺骨，孙大头在伙房草草吃些饭，就千恩万谢出了大门，在一侧的车棚里自己动手，拣拾好里面的杂物，将粪棚子摊在马车上，抖开自带的被子搭在身上躺下睡了。

约摸三更时分，孙大头被一阵嘹嘹的响声惊醒，只见主人家院墙上有人影晃动，莫不是招了贼啦？孙大头伏在那里仔细观察，只见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翻墙而出；前边那人显然是个女的，后边的是个高大粗壮的男子，身上背着一个包，一阵风似的顷刻从眼前消失了。

这时，孙大头越想越睡不着了，额头上冒出一层冷汗，心想自己是外地人，投宿车棚，等到明早天亮，那管家发现东西被盗，自然会怀疑到他的头上，到那时自己就是有千张嘴也说不清楚……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背上包裹，趁着夜色起身就跑，像一只无头苍蝇，慌不择路地向前奔逃。突然，“扑通”一声失足跌进荒野一口井内。好在下面有软绵绵的东西垫着，才没有使他摔坏胳膊跌断腿。他下意识地向下摸，不由得“妈呀”大叫一声，原来身下躺着的是一个死人。再细细摸摸身上尚有一丝热气，只是那头部已摔瘪，下面流了一大滩湿湿的东西。孙大头忙从怀里掏出火镰打着火。不看不知道，这一看可是吓了一跳，做梦也想不到，这丧命井底的女人，竟然是她出走六个月没有音信的老婆崔娇娣。他大声呼喊：“救命。”

天明时分，管家发现家里被盗，还有主人新娶不久的小妾也不见了，马上喊了一千人顺路寻找，出村向东走，半路上忽然听到野地里有人声呼救，找了半天才发现那声音原来出自枯井里边。

管家命人系下绳索，先将死尸拽上来，一看正是刚刚失踪的主人家的小妾。随后孙大头也被拉上井来，管家不由分说命人将他绑了送入县衙。

唐州刘知县升堂审案，听了双方陈诉，知道这崔氏原是孙大头的原配夫人，六个月前被做生意的姚连骗回家中立为二房……开始，孙大头大喊冤枉，一再哭诉崔娇娣不是他所害。刘知县满面怒容地斥道：“不是你害的又是谁人所杀？你的老婆崔氏被人骗走后，你多处打听，找到了姚家，被管家阻之门外，然后便投宿车棚见机行事。深夜，你翻墙入内，胁持崔氏离开，顺手牵羊还盗走一部分金银珠宝。半路上崔氏不走，你一怒之下将她推入井内……这些有你丢在车棚里的行李和管家的口供为证。事实面前，你还想抵赖不成？不用大刑量你不招，来人，大刑伺候。”